

新春话年

卢恩俊

说起过新年,中国人要过两个“年”,一个是阳历年的元旦,一个是阴历年的春节。人们口头上说的“过年”,一般指的是过春节,也就是阴历的“年”。春节是我国民间最为古老、参与人数最多、传统民俗活动最为集中的一个节日。

其实,在古代是只有一个“年”的。年,古称元旦。元,谓“始”,凡数之始称为“元”。元字在甲骨文中为头部突出的侧立人形,本义即人头,引申表示领头的、首要的、第一的。旦,谓“日”,初升的太阳。甲骨文中的“旦”字,上部是“日”,下部表示地面或水面。其字形象征着太阳刚刚从地面或水面上升起的样子。元旦一词,诠释着一元复始、一轮新年初起的太阳在地平线上冉冉升起的美好意境。

中国的元旦,据说起源于三皇五帝之一的颛顼,距今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。

《晋书》记载:“颛顼以孟春正月为元,其时正朔元旦之春。”即把正月称为元,初一为旦。元旦这个概念,在不同朝代有不同的称呼。从先秦时期至唐宋元明时期,元旦的称谓有上元、元日、改岁、献岁、岁旦、正旦、正日、元辰、元首、岁朝、岁日、新正、新元等。而到了清朝,就一直叫“元旦”或“元日”了。宋代吴自牧的《梦粱录》卷一亦有“正月”条目:“正月朔日,谓之元旦,俗呼为新年。一岁节序,此为之首。”所以,古代过元旦,叫过年。就像现在春节叫过年一样。

说起“年”,更有诗情画意。甲骨文的“年”,上部为“禾”,下部为“人”,一人负禾的形象,象征稻谷成熟、满载而归的样子。这个字形直观地表达了谷物成熟的概念。金文的“年”形状与甲骨文相似,到了小篆,“年”下部的人形变成

“千”,本义表示迁移,运送庄稼。隶书和楷书中的“年”字,结构更加规范化,最终形成了现代汉语中使用的“年”字。通过这些演变,可见“年”字不仅保留了其最初表示谷物成熟的意义,还进一步引申为时间单位、年龄等概念,成为汉语中一个重要的词汇。

在远古时期,纪年单位的用语也是随着朝代而变化着的。《尔雅·释天》说:“夏曰岁,商曰祀,周曰年,唐虞曰载。”从农业的角度看,年的产生,最初是指庄稼的一个成长周期,后来引申为“年”这一计时单位,又派生出“年”的庆典祭祀活动。早在夏商周时期,年已有庆祝丰收祭天和祭祖的习俗,可以认为是“年”节的雏形。从史料记载来看,年节系列民俗活动,也不仅仅是“辟邪驱疫”,更多的是喜气洋洋的庆祝活动。只是伴

随朝代变更,年节的时间亦有变动。夏在正月初一,商在腊月初一,周在十一月初一,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定为十月初一,汉武帝太初元年时恢复夏朝以正月初一为元旦的纪年方法,故又称“夏历”,一直沿用于辛亥革命,中华民国建立,孙中山行夏正,顺农时,从公历,所以便统一正月初一为春节,而以公历(阳历)1月1日为新年(元旦)。1949年9月27日,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致通过: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“采用公元”,将公历(阳历)1月1日定为元旦。

“春节”一词,在古代早有记录,只是它不代表古时的元旦和现在的年节,它代表春天的节日立春。通过宋代文天祥的《狱中》诗句“春节前三日,江乡正小年”也可看出,那年立春在腊月二十三小年(宋朝的小年是在腊月二十三,祭灶的

日子)的前三日。而早在南朝梁元帝萧绎的《春日》一诗中,对此亦有描写:“春还春节美,春日春风吹过。”

“春”是一个美好的字眼,代表着温暖、生长。甲骨文最早的一个“春”字,就像一幅画,画的中心是一个圆形符号,象征太阳,太阳的周围是三株草或禾芽的符号,表示太阳回暖,大地开始孕育生命。后来从隶书就开始简化成“三人一日”,也是会意了甲骨文的字义。如果说远古的春字如画,那么简写的春字应该更像诗,这诗意也昭示着,让人万物获得三春晖的温暖,多美的意境!所以我们的祖先将立春作为迎接春天到来的节日。而后来将旧年之尾、新年之首、辞旧迎新、承上启下的“年节”,冠以“春节”之名,新春之始,新年之始,可谓最恰当最雅美的称谓。

猫耳洞里的“春晚”

叶炎

春节将至,炎黄子孙期盼已久的精神大餐,全球华人不可或缺的视听盛宴,春晚,又要在欢快的乐曲鼓点声中闪亮登场了。

天涯共此时,春晚对国人来说早已不再是一台单纯的文艺晚会,是除旧岁、纳新福、家团聚、送祝福、爱传承的大舞台大品牌,是浓浓的人间华夏烟火气。

那一年,我和战友们在新疆边陲的猫耳洞里,也曾自导自演了一场别开生面的“春晚”,至今余味回甘。

猫耳洞,顾名思义就是像猫的耳朵一样,弯弯曲曲,时起时伏,大小尺寸没有统一的标准,根据实地地形地貌而定。洞内每隔10米左右都要分别在两侧再挖一个几平米的洞穴,便于屯兵屯物,每隔几米再挖一个锅灶似的灯台,放上蜡烛,便于照明。

那一天,除夕夜,战友们挤在刚刚“落成”的猫耳洞里,点上蜡烛。打牌下棋的,拉家常侃大山的。忽然,指导员站了起来,“喂,喂喂,大家伙看能不能就在这猫耳洞里临时搞一台春节晚会呀?都把自己的绝活拿出来显摆显摆,热闹热闹呗。”

指导员的号召,大家一呼百应,积极参与,虽然场地极其有限,无灯光无音响无伴舞无主持无台词,该有的几乎啥都没有,但节目依然丰富多彩,兵味十足。

只见副指导员双手一挥,“大家先合唱一首军歌吧,向前,向前,向前,预备——唱”,铿锵雄壮的旋律久久萦绕在猫耳洞里,拉开了整台“春晚”的序幕。没想到战友们异常兴奋,自告奋勇,争先恐后展示自我。有独唱、小合唱、诗朗诵、脱口秀,有河北梆子、山东快书、河南豫剧、陕西秦腔还有安徽的黄梅戏。一百多号人的连队,大家来自五湖四海,不说人才济济,那也是藏龙卧虎。平时连队公认的几个活跃分子,有了平台便更肆无忌惮,如鱼得水。平时貌似内敛含蓄的人,在“被逼无奈”的时候,有可能不唱则已,一唱惊人。

由于猫耳洞里坑道狭长且烛光昏暗,只闻其声不见其人,大家“犹抱琵琶半遮面”,一改往日羞涩模样,纷纷“登台亮相”,各显神通,五花八门。忘词的,断片的,笑场的,甚至五音不全的,牛头不对马嘴的;有的唱比说还难听,从头到尾一句也没整明白;侦察班一老兵的一只口琴是整台晚会的唯一乐器,把他累得口干舌燥,几乎窒息。唱到高潮时,大家不约而同地拿出吃饭的勺子和喝水的口红,边敲边唱,自娱自乐,一直闹腾到午夜。

猫耳洞的“春晚”,虽说条件艰苦,环境恶劣,但大家如此乐观开朗,没听到谁叫一声苦,也没看到谁抹一把泪。

其实大家都明白,这说唱逗笑就是为了烘托一下节日气氛,对于远离故土游子来说,过年的时候,是感情最脆弱的时候,也是最想家的时候。谁没有白发爹娘没有家,谁不恋人间烟火,谁不盼灯火斑斓天伦之乐,只是当团圆成为一种奢侈,还不如高歌一曲;只是祖国需要的时候,情怀依然,情系万家,义无反顾,一往无前罢了。

《莺啼序·小年》

杨维军

寒冬渐消腊至,小年风情驻。念来路、思绪纷纷,暖心瞬间重顾。忆童趣、天真烂漫,亲情浓厚温如煦。那时光堪忆,温馨总留心处。

瑞彩盈空,欢声满巷,贺新春欢舞。走南北、笑语飞扬,东西同迎祥祐。看烟火、缤纷炫目,听锣鼓、铿锵惊宇。庆团圆,欢乐无边,吉祥满路。

中华广袤,四海升平,共祈愿倾吐。盼年年、风调雨顺,国泰民安,物阜饶丰,梦圆心许。良辰美景,佳肴美酒,阖家团圆温馨聚,话情长、恩爱浓情注。感恩盛世诸般,福佑常临,吉祥永护。

黄河安澜,群贤毕至,共商发展计。建真言、献良策,一线协商,民主监督,参政议政。产业振

兴,民生福祉,助力发展高质量,问量子、向低空,寓引资协商中,献计献策前。同心共铸华章,团结一号,奏响和谐音。

华庭亮堂,氛围迷人,享团圆美趣。年夜饭、香飘满户,美味盈盘,老少皆怡,笑声盈宇。举杯畅饮,同欢此刻,亲和睦幸福长,醉流年、欢乐时光度。佳音频传贺年,岁岁今朝,福绵思布。

寻味春节的文化根脉

——读《中国年俗》

高低



春节,是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佳节,承载着数千年历史文化底蕴与深厚情感记忆,犹如一部辉煌史诗,在岁月长河中闪耀。每至岁末,年味儿便在华夏大地弥漫,勾起人们心底的眷恋。《中国年俗》这本书宛如一位知心老友、一幅绚丽民俗画卷,用温润笔触讲述春节习俗,引领读者探寻其中隐匿的文化根脉,沉浸于传统年俗的独特魅力。

《中国年俗》的章节编排可谓匠心独运,沿着时间脉络清晰铺展。“忙在腊月”率先拉开了年的盛大序幕,腊月初八的腊八粥热气腾腾、香气四溢。腊八粥食材丰富多样,红枣寓意红红火火,桂圆象征团圆富贵,每一种食材都饱含着人们对来年美好生活的祈愿。腊月二十三糖瓜祭灶,仪式庄重而又带着几分俏皮,传说灶王爷要上天述职,人们供奉糖瓜,希望他“上天言好事,回宫降吉祥”。期间,家家户户都忙着打扫卫生,街头巷尾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商品,空气中弥漫着忙碌而又喜悦的气息。这一章节宛如一部生活短剧,生动描绘了人们为迎接新年所付出的心血与精心筹备,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对美好生活的热切期盼。

“守在三十”如温馨全家福,聚焦除夕。阖家团圆,灯火通明,屋内暖意融融,一家人围坐看春晚、包饺子,欢声笑语回荡。年夜饭是视觉与味觉的盛宴,糖醋鲤鱼寓意年年有余,小鸡炖蘑菇是家的味道;春联福字映红门窗,喜庆四溢;鞭炮烟花在夜空绽放,噼里啪啦驱散晦气,热闹非凡。这一切汇聚成除夕独特氛围,是团圆与传承的象征,承载祖辈记忆与温情。

“聚在初一”体现大年初一拜年传统,晨曦初露,邻里亲朋相互道贺,“新年好”“恭喜发财”等祝福传递新岁生机与希望,驱散冬日寒意。“乐在初二”讲述出嫁女儿回娘家,大包小包礼物满载思念,亲人相聚唠家常,亲情纽带愈发紧密。“玩在正月”将欢乐推向高潮,舞龙舞狮灵动矫健、鼓点激昂,唤醒大地生机;逛庙会人头攒动,传统手工艺品、传统小吃琳琅满目,人们感受民俗强大生命力,尽享欢乐。

书中细节丰富详实,仿若民俗宝藏。作者深挖年

俗起源、发展与演变,每项习俗背后都有引人入胜的历史典故与厚重文化内涵。如不同地区祭灶仪式各异,北方用糖瓜粘灶王爷嘴,南方部分地区准备丰盛酒菜,虽形式有别,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致。书中精美插图与文字相得益彰,从古朴年俗装饰到热闹节日场景,直观呈现年俗视觉形象,为读者打开通往传统年俗世界的大门,增强可读性与趣味性,让人仿若身临其境。

从春节文化习俗看,《中国年俗》全方位展现传统春节的文化价值体系。春节习俗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结晶,祭祀祖先、阖家团圆传承家庭观念与孝道文化,让后人铭记先辈恩泽、珍视亲情;贴春联、挂年画蕴含民间审美意趣,寄托百姓对美好生活的祈愿;各类民间艺术表演与传统游戏展示地域文化特色,带着乡土气息,构成春节丰富多元内涵,强化民族认同感与文化凝聚力,成为文化传承的坚固桥梁。

民俗学者对《中国年俗》赞誉颇高,称赞其对年俗文化的系统梳理,为学术研究开辟新领域,提供丰富民间素材与生动田野案例。普通读者也爱不释手,因其通俗易懂、贴近生活,让漂泊游子书中寻得家乡年俗影子,慰藉思乡情。正如老舍笔下“除夕真热闹……”的描写在书中俯拾皆是,它让年青一代认清传统年俗,激发对传统文化热爱与传承意识,使传统年俗火种在新时代闪耀。

值得一提的是,书中还提及一些鲜为人知的年俗传统,像某些偏远地区在正月初七有“人日节”,人们会吃七宝羹,以祈求来年风调雨顺、人寿年丰,这一习俗背后蕴含着古人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深刻理解。此外,书中对于年俗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也有细致阐述,从古代的庄重祭礼到近现代融入更多生活气息的转变,展现出春节文化强大的适应性与包容性。这些额外的内容,进一步丰富了读者对中国年俗的认知,让人愈发感受到传统年俗的博大精深。

《中国年俗》将中国人的过程性审美、幸福展现得淋漓尽致,它是纯粹的“中国故事”“中国精神”,用文字编织文化之网,留住春节记忆,传承民族根脉。

过年,于中国人而言,是一场盛大的仪式,是镌刻在生命长河中的最美诗篇,每一个字符都跳跃着温暖与希望,每一行诗句都流淌着传承与眷恋。

当腊月初八的腊八粥弥漫在街巷,这首诗便拉开了序幕。一碗碗由红枣、核桃、糯米等熬制的粥,浓稠绵密,甜香交织。儿时,母亲在灶前忙碌,揭开锅盖,热气裹挟着粥香扑面而来,我迫不及待地盛上一碗,在氤氲热气中感受年的脚步渐近。这粥,不仅是味蕾的享受,更蕴含着先辈对丰收的感恩与对来年的祈愿,是岁月沉淀的诗意开篇。

随着小年的临近,年味愈发浓郁,诗篇也渐入佳境。扫尘,便是这诗篇中的细腻笔触。全家总动员,扫帚扬起,尘土簌簌落下,仿佛要将一年的疲惫与烦恼一并清扫。阳光透过洁净的窗洒下,照亮焕然一新的房间,也照亮了家人对新年的憧憬。每一个角落的擦拭,都是对生活的热爱,每一次弯腰起身,都在书写着对未来的期许。

写春联、贴福字,宛如诗中灵动的韵律。爷爷铺开宣纸,饱蘸浓墨,笔锋游走间,吉祥话语跃然纸上。“天增岁月人增寿,春满乾坤福满门”,对仗工整,平仄协调,墨香与年味相融。我学着爷爷的样子,有模有样地书写,虽笔法稚嫩,却满心虔诚。当春联贴上大门,福字倒贴于门心,喜庆的氛围瞬间满溢。那一抹鲜艳的红,是生命中最热烈的色彩,传递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
年夜饭,无疑是这首诗的高潮。一家人围坐桌旁,桌上摆满丰盛的佳肴。红烧鱼寓意年年有余,饺子形似元宝象征招财进宝,每一道菜都饱含着对生活的良好寓意。长辈们讲述着家族的故事,传承着先辈的教诲。欢声笑语中,亲情如醇厚的美酒,越品越香。在这团圆的时刻,我们感受着生命的延续与家族的凝聚力,品味着生活的甜蜜与幸福。

守岁,是诗中静谧而深沉的篇章。当新年的钟声敲响,鞭炮声震耳欲聋,烟花在夜空中绚丽绽放。我们在这新旧交替的时刻,回首过去一年的点点滴滴,有欢笑、有泪水、有收获、有成长。而新的一年,如同一本崭新的诗集,等待我们去书写精彩。在这漫长的守岁之夜,我们与家人相伴,畅谈理想,憧憬未来,让心灵在宁静中得到滋养。

过年,这首生命中最美的诗篇,以传统习俗为文字,以亲情为韵律,以岁月为纸张,书写着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与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。它将永远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,温暖着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灵。

过年·生命最美的诗篇

李亚男

